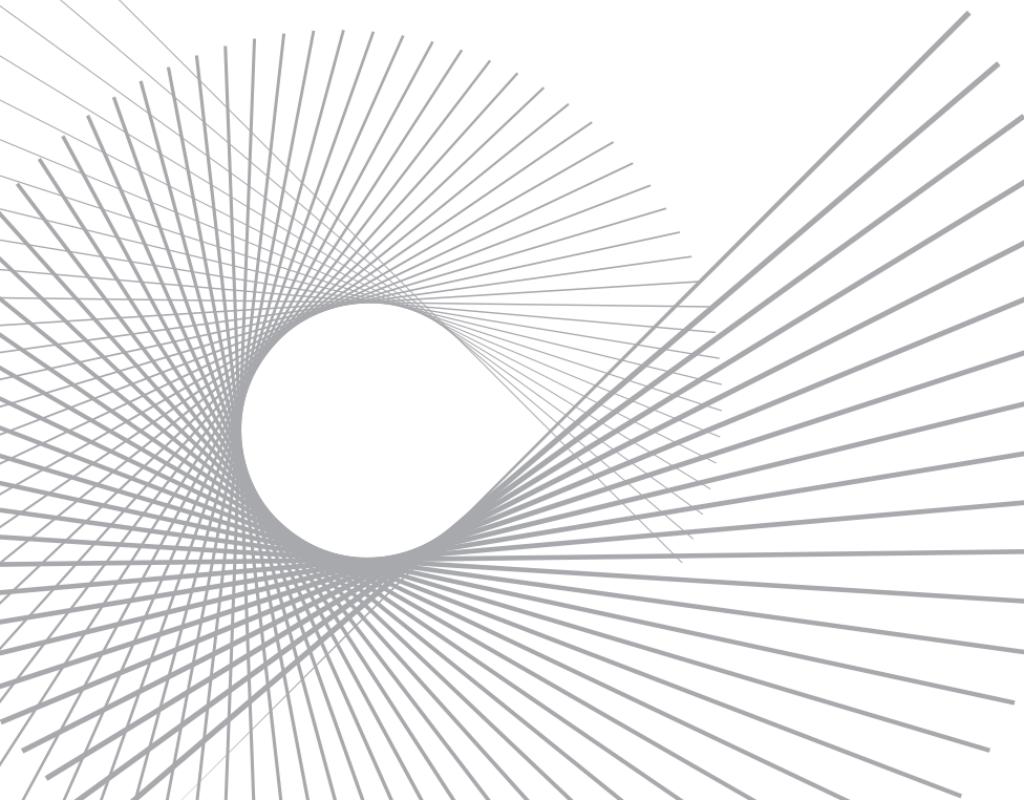


文學 獎

得獎作品集 新詩/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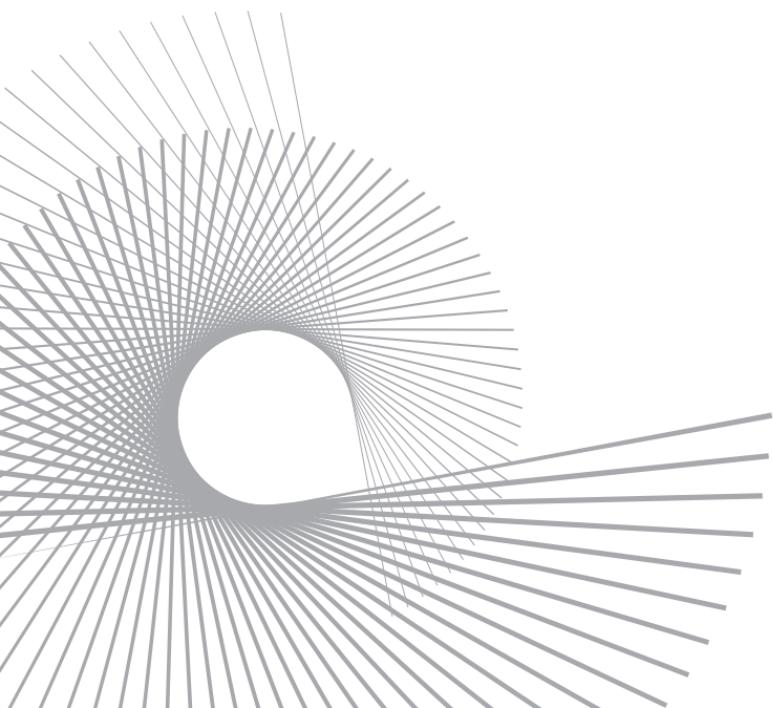
第二十一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目錄 | CONTENTS

處長序 4

評審序 6



新詩類

首獎	林明宏	角落裡，發酵的雲 林	10
第二名	應嘉惠	他里霧	14
第三名	曾紀濚	蒜香之地——獻給 雲林的黑土與氣味	18
優選一	康書恩	濁水溪的低語—— 致西螺的穀倉與麥 寮的風	21
優選二	劉金雄	山水鐫刻的課 本——樟湖生態國 中小	25
優選三	陳利強	濁水溪——墨的創 世紀	29

散文類

首獎	李楠崇	蒜味人生	34
第二名	蔡澤民	田中央的拉花機	45
第三名	姚宗祺	水邊的記憶	63
優選一	李山尹	浮土	70
優選二	林東榮	朋友	80

在文字的光裡，看見雲林

文學，是一種溫柔而持久的凝視。

當創作者以筆為鏡，映照生活的片刻，我們便從文字裡，看見了土地的呼吸與時代的脈動。

雲林縣文學獎，一直是我與這片土地之間的一場深層對話。今年的作品中，新詩與散文兩個類別，皆展現出令人欣喜的創作能量——詩的語言更加成熟穩健，既能抒情又能觀照；散文的筆觸則內斂深情，以日常為底色，織出一幅真誠而有溫度的篇章。

在這些作品裡，我們感受到創作者對土地的傾心致敬。

他們從田園的泥土、信仰的香火、河川與西螺大橋的倒影，書寫出雲林的風貌與靈魂；也有青年回望家鄉，以新的語彙、新的視角，將返鄉的意義轉化為時代的文學書寫，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家鄉的愛與對時代的回望。這份凝視，不僅是鄉愁的回聲，更是一種文化的自覺與再生。

散文部分，則以樸實見真，以細膩見深。作者們在尋常生活中體悟情感的真實，在平凡語句裡蘊藏哲理的光芒。每一篇文字，都是一場與自

己、與家園的對話，有人以筆尋根，有人以文療傷，也有人以靜默的書寫，描摹歲月的溫度。讓文字成為情感的歸宿，讓閱讀成為理解自我與時代的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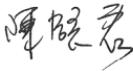
文學的價值，正在於此。

它不只是語言的藝術，更是一種對生命的感知與理解。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得以重新閱讀雲林，一個以農立命、以情養心的地方；一個在時間之中，仍然柔軟、仍然有光的所在。

感謝所有參與本屆文學獎的創作者，讓我們看見雲林豐饒的文學風景。

也願這本作品集，不只是年度創作的紀錄，更是一份屬於雲林的文化印記——

在文字的光裡，讓我們繼續相遇，繼續閱讀，繼續相信文字的力量。讓我們在文字的長河裡，繼續傾聽土地的聲音，看見人情的光，書寫屬於這塊土地的恆久之詩。

文化觀光處處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土地的記憶（總評）——郝譽翔

——四年度的雲林文學獎以「新詩」和「散文」為主，參賽的作品不論在質或量上，皆有超越以往的表現，尤其是進入決賽者的水準之整齊，都讓人讀來印象深刻，是一次相當愉快的評審經驗，也可見雲林文學獎長年耕耘下來，已經累積了可觀的作者群和影響力，所以才有今年如此豐碩的成果。

新詩類依然延續了過往雲林文學獎的特色，從歷史、地理、產業、人文等等的角度，充分呈現出在地的風景，但今年的作品更偏重「土地」的意象，如《角落裡，發酵的雲林》以生動活潑的詩句，通過地名和農作物來勾勒出雲林豐饒的土地：「而我們，還在行走，經過崙背、虎尾、土庫／酸菜冒泡的剎那，番茄轉紅瞬間，聽見馬鈴薯花開的聲音。」而〈蒜香之地——獻給雲林的黑土與氣味〉，更直接以土地為詩名，從「他們的手在黑土裡翻找，一排排蒜頭浮出土面／如沉在溪底之骨，潔白，殘留的泥的餘溫」，到最後蒜被採收，進入城市廚房被烹調出濃郁的蒜香，宛如一則蒜的氣味生命史。又如〈他里霧〉成功結合了歷史與地誌來

書寫斗南，而「他里霧」便是斗南鎮的舊地名，原為平埔族的社名，來自於羅雅族的族語。至於〈鹽的記憶——致成龍村〉則別具巧思，運用標點符號的比喻，生動組合出那一片低於海平面的土地：「文蛤在泥裡標注逗點／蝦群是游動的驚嘆號／而虱目銀鱗閃爍／如刪節號般／將金黃往事／輕輕劃掉」。

新詩類幾乎篇篇都是佳作，文字精鍊，獨具創意，相較之下，散文類的成績則稍顯薄弱，題材仍多環繞土地，但多樣性稍顯不足。獲得首獎的〈蒜味人生〉以優美又精準的台語書寫，全篇流暢自然，對於雲林的蒜頭產業有非常深入的瞭解，許多細節寫得有滋有味，可以說儼然就是蒜的簡史。

〈田中央的拉花機〉寫的既是農村傳統農業，又跨越城市的現代性和科技，交織成一則幽默又俏皮的農村狂想曲，故在這批參賽作品之中脫穎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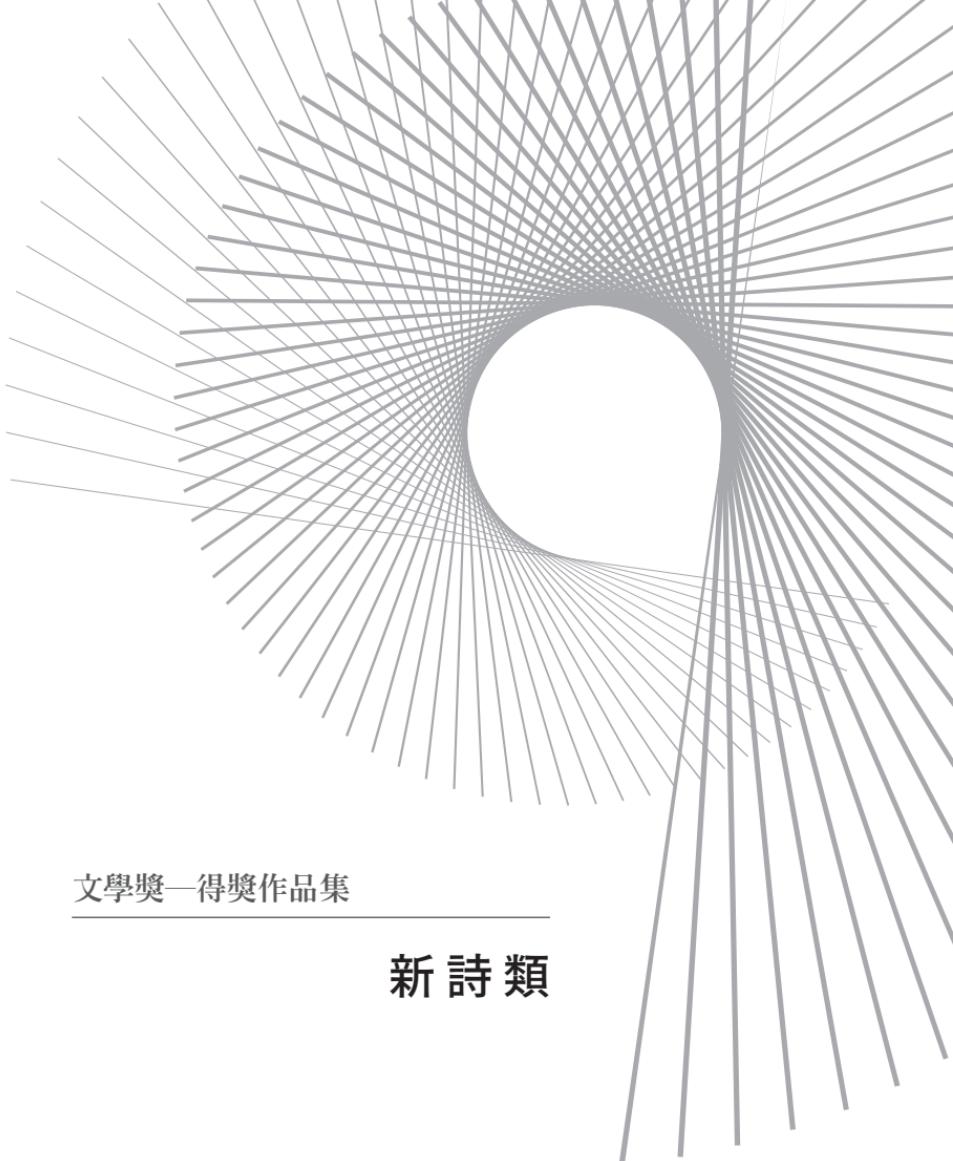
〈朋友〉同樣是以台語書寫，生動寫出了台灣從九〇年代以來中南部中小企業的打拼與奮鬥。〈水邊的記憶〉和〈浮土〉都是文筆優美的散文，娓娓道出了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和記憶，是耐人咀嚼，

餘韻無窮的好文。

總體而言，今年雲林文學獎又是一大豐收，更讓人期待明年度的徵選，也期待有更多年輕世代的雲林人加入寫作的行列，能以新世紀的眼光觀看雲林，書寫雲林，記憶雲林，如此老葉新枝，便能使得雲林不再只是一個客觀的地理空間而已，而是有了情感和記憶的世代傳承，展現出這塊土地生生不息的活力。

郝譽翔 謹識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新詩類

《角落裡，發酵的雲林》

——寫給從土地翻頁到遠方的閱讀

紫斑蝶乘著林內的風，飛越濁水溪，
像一句話還沒說完，就停在頁角。
那年你在微冊角落，
翻閱柳丁花香浸過的詩集，
苦裡帶甜，如同那些說不出口的問候。

午後四點十二分，石榴班列車準時駛過，
載著未竟的心事與返家的猶豫。
有人發呆，有人提著美生菜，
準備從麥寮啟程，遠赴連鎖速食國，
像一片葉子，也渴望被世界記住。

大埤的稻草捲靜臥田野，
守著季節的咳嗽與寂寞的光。
酸菜缸冒著泡，像土地在說話，
說著不變的語言——
那些用鹽與時間換來的鹹。

蒜頭從泥裡剝出清白，
老人說：「要鹹，才會久放。」
像我們的記憶，或西螺那甕醬油，
一日翻一次身，也翻一頁過去。
火、鹽與光，緩緩釀成歲月的味道。

那味道，也靜靜躺進一本書裡——
在水林阿甘薯叔的店，孩子讀著故事，
阿公咀嚼回憶。

長青食堂飄著蘿蔔排骨湯的氣味，
白髮隨拍子搖晃，像午後成龍溼地的風，
一口湯，舀出歲月的暖。

一本從雲林翻頁到釜山的書，
像微光，悄悄打開你心底那格遺忘的抽屜。
帶著一本萬力的勳章，從斗六出發，
在 7-ELEVEN、FamilyMart、咖啡店、麵包店的
微冊角落停留，
也曾抵達釜山〈Good ol' days〉的書架，
等著下一位旅人，輕輕翻開。

而我們，還在行走，經過崙背、虎尾、土庫，
酸菜冒泡的剎那，番茄轉紅瞬間，
聽見馬鈴薯花開的聲音。

有人說，螢幕裡的文字隔天就過期，
但你看——
微冊角落的燈還亮著，長青食堂的書頁仍翻動。

土地在風中攤開，像一本曬過日頭的書：
「我的話，會久放。」

◎ 新詩類 - 首獎 林明宏

作者簡介：

林明宏，南投人。中國文化大學園藝與新聞雙學位。曾任廣播與平面媒體記者二十三年，中年轉職後服務於基隆、雲林、彰化等地，從事司法與社會輔導相關工作。曾獲吳舜文新聞獎、扶輪公益金輪獎、NPO NEWS 專題報導獎，卓越新聞獎入圍。創作關懷在地與邊緣群體，作品獲南投縣玉山文學獎、雲林文學獎、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獎等肯定。現仍持續以文字與土地對話。

作品簡介：

「角落裡，發酵的雲林」是一首融合詩意與地方文化的散文詩，從雲林出發，以紫斑蝶、酸菜缸、甕醬油、微冊書店等意象，編織出中南部農村的時間感與文化韌性。詩中「發酵」象徵記憶的沈澱，也是地方與世界悄然接軌的節奏。

本作採不對稱段落與自然語言流動，模擬鄉土語言的不整齊與生命感。這不是歌頌，而是一種靜默記錄——讓那些老人說過的話、書頁角落的微光與孩子的閱讀模樣，靜靜存在，久放不壞。詩，從角落翻頁，也悄悄抵達遠方。

● 新詩類 - 第二名

應 嘉 惠

〈他里霧〉（註一）

Terribo，Dalivo（註二）

晨霧裡呼出的兩個舊音

還來不及落地

就於濡濕的冊頁

被歐洲的鵝毛筆紀錄成

稅額與教化率

當瞶社的呼吸在土地上拓印成契約

孩子的名字已在水圳爭奪裡

斷裂，連同稻田一併出典

那時的聖歌是外來的耳語

盤旋於竹籬與鹿徑之間

誰又曾聽見一百九十七位信徒的禱詞

如今只能藏身於方志頁尾的括弧

四方越境的風聲在夜裡劃開田畔

讓水流與血一同滲進泥土

五十九名番丁的影子

被乾隆的筆墨縮小成一行數字

在歲餉徵銀的陰影下

站成窄窄一行

嘉慶的日光，光緒的月色

都照進同樣的茅舍，只剩下三十戶的

煙火，在夜裡顫抖如流星

而明治的調查表減損為：

「十三戶，三十九人，

通事一人，無共有財產。」

誰又瞧見這一片蒼茫的草原（註三）

只留下秋風搖晃的空殼，在邊界

勉強支撐祖靈的稜線

「他里霧在哪裡？」

我舉起一張租契，指給你看

這裡曾經有人播植番薯

也栽種信仰與歉收

以一則則斷簡殘篇的傳說

與失聲的族語躲進 Lloa（註四）的夢

歷史是一張收據

簽署的人早已無名

孩子在竹窗下學會沉默
以噤聲繼承祖先的土地：
屬於霧、屬於河、屬於影子依舊
遷徙的他里霧

我聽見石斧的聲音
仍在斗南的田埂下緩慢打磨
像是一段尚未完結的祈禱
等待水圳再一次決堤，化成
一種無法轉譯的族音
每一次被唸誦
都像從灰燼裡拾回
一塊炭火……

註

-
- 註一：「他里霧」為斗南鎮的舊地名，原為平埔族的社名，來自羅亞族的族語
- 註二：他里霧社在《熱蘭遮城日誌》中被記載為 Teribo (1637) 與 Dalivo (1644)
- 註三：「他里霧」在羅亞族語中，意為「蒼茫的草原」
- 註四：「Lloa」即「羅亞」

● 新詩類 - 第二名 應 嘉 惠

作者簡介

應嘉惠：生於臺北的人，熱愛教書的人，正在書寫的人。

作品簡介：

這首詩以「他里霧社」的歷史軌跡為核心，試圖將文獻裡的人口數字、戶數、社丁數，轉化為一種帶有傷痕與消逝感的詩性語言。歷史中看似冷硬的數據，成為族群生命被壓縮、被點名、被消失的象徵。

詩中反覆召喚「Tenibo」、「Dalivo」、「他里霧」、「Lloa（羅亞族）」等名字，讓語音的漂移成為身分與土地流失的印記；同時以歷史時序，隱喻族群如何在政權與移墾的夾縫間逐漸凋零。在語言策略上，力圖強化歷史的荒涼感，期盼每一行詩句不只是敘述，而是以象徵與回聲構成。

整體而言，詩不是重建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凝視殘缺，保存語音與記憶的碎片。羅亞族的存在雖在歷史上逐漸消隱，卻仍能透過詩的形式，被召喚、被聽見。

● 新詩類 - 第三名

曾 紀 滂

《蒜香之地——獻給雲林的黑土與氣味》

晨光還沒穿透霧氣

便有幾道彎腰的身影，在田埂上點亮清晨

他們的手在黑土裡翻找，一排排蒜頭浮出土面

如沉在溪底之骨，潔白，殘留著泥的餘溫

空氣裡混著潮濕與辛辣，燒灼著喉頭

又從胃底升起一縷溫熱

正午前，蒜頭會被一束束綁起

堆成小丘，在田邊慢慢曝曬

陽光烘乾水分，烘乾農人指節深處的疼

他們蹲在陰影裡喝茶

帽簷拉得很低，蒜香爬滿整張臉

靜默中，茶的熱氣爬上帽簷

日影沿著脊背滑落，輕拍著遠方的樹梢

午後，卡車把蒜一袋袋秤走

袋口濕潤，滴著未乾的泥水

秤上的數字一跳再跳

誰也不知它該停在哪裡

一串串辛辣，進城後被拆散、分裝
標籤貼得密密麻麻，卻掩不住
它隨盛產而跌價的宿命

市場裡，蒜頭被堆成沉默的白牆
指尖在牆縫間翻揀，細量折扣的力度
無人過問，那香氣來自哪塊田的風
或曾被哪雙掌心，一層層剝開
幾瓣被選中的，在刀下碎裂、爆香
數秒後，辛辣融進沸油
湯滾，肉上桌，麵冒著蒸氣
蒜香退居背景，藏進衣領與門框的纖維

而你，在城市的另一端
某夜打開廚房的燈
那味道仍在，從砧板的刀痕裡滲出
一條無聲的窄河從莿桐流進你的睡眠
它在遠方靜靜呼吸，彷彿還記得
你離家時剝開的氣味
一層層包裹著決絕與思念

● 新詩類 - 第三名 曾 紀 滜

作者簡介：

政大中文系畢業；政大台文所在學。擔任過調酒師、電訪員和各式工讀。喜愛貓，咖啡，威士忌。

作品簡介：

本詩以雲林黑土與蒜頭為核心意象，書寫農民在晨曦與曝曬間的日常勞動，展現土地的氣味與身體的記憶。蒜頭辛辣而分瓣，需一層層剝開，猶如人們對故鄉情感的回望與回溯。

詩中連結農產市場的價格現實與城市生活的遺留氣味，並以北漂青年與鄉土之間的無聲纏繞聯繫。透過氣味的追索與感官的挖掘，嘗試在時代斷裂中，尋回地方特色的情感連結與溫情。

《濁水溪的低語 ——致西螺的穀倉與麥寮的風》

我記得你赤腳踩過的溫度
比朝露先抵達的，是稻浪
推開晨光的姿勢
你彎腰，我便彎腰
在土脈深處簽下
瓦古的契約——

早市的叫賣聲浮動
像一尾魚在竹籃邊緣
掙扎。蕃薯餅的油香
纏繞著阿婆的藍布衫
她數零錢的手勢
比我的支流更蜿蜒

你祖父的菸斗點燃時
我正在他的指縫間
計算潮汐。那年洪水
帶走曬穀場的棋局，卻留下

一尊泥塑的媽祖
她的衣角至今，仍滴答著

我混濁的懺悔
後來，鐵皮工廠的陰影
覆蓋了田埂的日記
你的兒子在流水線上
裝配著遠方的月亮
在螺絲釘與薪水袋之間
他學會用沉默焊接鄉音

夜班的卡車駛過堤防
車燈掃過我時
我正練習將自己摺疊成
一封信的厚度，寄給那個
不再回頭的村落

但我仍記得如何
在颱風夜唱歌——
當雨箭射穿農曆七月
我擁抱過漂流的電視機、
斷腿的神像，以及一本

浸透的畢業紀念冊

現在你站在水泥岸邊
聽挖掘機啃食我的脊椎
你說要為我穿新衣
像包裝一盒外銷的芒果
而我只是繼續練習消失
並在每一個轉彎處
留下泥沙
與未完成的族譜

當月光再次磨亮
甘蔗刀的鋒芒
你會聽見我的低語：
「所有乾涸都是暫時的
所有遠行，都將在入海口
重逢——」

● 新詩類 - 優選一

康書恩

作者簡介：

康書恩，1995 年生，花蓮人，現定居於彰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畢業，曾任師大噴泉詩社社長，現為教師，並就讀於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創作以現代詩為主，作品散見於國內各詩刊，以及各報系副刊。曾獲臺積電文學獎、師大紅樓現代文學獎新詩首獎、吾愛吾家有獎徵文現代詩首獎、玉山文學獎新詩首獎、後山文學獎新詩首獎等，印有詩集《潮海印象》，並主編有回顧文集《原泉滾滾：臺師大噴泉詩社 50 周年詩選》。

喜歡以文字觸發深邃的思考，於外在的表徵和潛藏的內蘊中，探索更多美的驚艷與感懷。期盼未來能以悲憫的心靈、清明的思想、以及宏觀的視野，繼續耕植於文教的領域，洞悉生命之美。

作品簡介：

此詩以濁水溪為敘事者，透過河流的記憶與低語，層層展開雲林土地上的生命圖景。詩作以「契約」為始，將人與土地的共生關係凝練為亘古的承諾，而後在稻浪、早市、洪水等意象中，疊加出農業社會的集體記憶。詩中「祖父的菸斗」與「泥塑媽祖」等細節，將信仰與日常交織，而洪水過後的「懺悔」，則賦予河流人性化的厚度，暗喻自然與人文的相互銘刻。

中段筆鋒轉向工業化帶來的斷裂，「鐵皮工廠的陰影」覆蓋田埂，「螺絲釘與薪水袋」取代農具與稻穗，青年在流水線上「用沉默焊接鄉音」，捕捉農村人口外移的孤寂。而「夜班卡車」與「颱風夜」的場景，更凸顯現代性侵蝕下，土地與人共同的漂泊感——神像斷腿、畢業冊浸透，暗示文化與記憶的流失。

末段以「水泥岸邊」與「外銷芒果」隱喻開發思維的暴力，河流「練習消失」卻仍堅持在轉彎處留下「未完成的族譜」，展現頑強的土地意識。最終以「入海口重逢」作結，試圖營造一種循環的哲學：所有離散終將匯流，乾涸只是時間的片段。

全詩以河流視角貫穿，融合了抒情與敘事，在菸斗油香與鋼鐵噪音之間，在媽祖衣角與挖掘機齒輪之間，織就一幅充滿張力的當代地誌。透過濁水溪的低語，既哀悼消逝的農業倫理，亦在工業浪潮中尋找新的詩意錨點，點亮人文關懷與土地辯證。

《山水鐫刻的課本—樟湖生態國中小》

「同學們請翻開第一課」

視線跳過一排目錄時，一隻野兔

正好跳進茶園的圍籬

課本攤開，拱起的兩端像對望的梅山與大尖山

中間隔著一條雲林與嘉義交界的騎縫線

老師喊我的時候，天空

正用一條瀑布把山壁的額頭擦亮

雲霧從茶園一路漫過教室

模糊了黑板上一題半解的算式

校舍被氤氳包圍時，整座山都是我的校園

看羊齒蕨攏扶著一條顛簸的山徑上山

等號右邊時而山林，時而是漲潮的雲海

只要方向對了，答案就不會

離三角點太遠

老師說教育並非死板的知識

我猜一定有一些故事情節

不在教科書的索引裡

譬如從書包跳到女同學課桌上的莫氏樹蛙
出其不意的尖叫最嘹亮
就像一顆流星突然在穹蒼寫出最美的一行

「考題都在課本裡」

當清晨把山巒寫成抒情文
我到山巔扳開書頁的摺角，掘鬆泥塊
挖出孟宗竹今年的第一支冬筍
像找到一個隱匿太久的答案，原來
我們都是歲月釀的甜，同屬一個籍貫

校長把春夏秋冬編成學期（註一）

我們跟節氣一起研讀天地編撰的課綱
回到山的青與水的藍
在海拔八百公尺的注釋裡
辨認自己的部首

樟湖，就在人們所謂的偏鄉
古坑往山脈深入，一道沒有明顯提示的申論題
當城市的孩子用顯微鏡觀察細胞分裂
我們正用露珠放大蝸牛分娩
這裡確實只有一片伸手就會被星火灼傷的浩瀚

飲不盡的山水，與一幅
森林蘸著雲海撇捺的大墨跌宕

「記得寫上自己的名字」
原諒分數也就原諒了自己
像一張考卷難免也有自己解不開的難題
為了讓山頭記住我
我用不歇的跋涉書寫生命的偏旁

汗水淋漓被山脈描述得就像愛
說山勢的陡峭全是為了要我更難忘
荊棘在腳掌紋上山的名字
我以大菁藍染雨過的天空
友善的茶葉剛剛泡開山林的馥郁
山水舒卷成
一壺滑過大地喉頭的回甘

註

樟湖國中小採行春夏秋冬 4 學期制，將 200 天授課日數劃分為 4 部分，每上 50 天課就放假 2 ~ 3 週，設計出「四季課程」，看重學生的人格養成，再進一步要求學業。因校舍設計融入山林美景，有「全國最美學校」稱號。

● 新詩類 - 優選二 劉金雄

作品簡介：

以詩歌書寫樟湖生態國中小之美

《濁水溪——墨的創世紀》

就讓他們去談論清澈吧
關於琉璃，與虛空
一面鏡子，如何映照另一面鏡子

而我們，只辨識一種黑
在盤古額前，醞釀著雷霆的
那片溫暖，而騷動的混沌
是母親的血，在地底最深處潛行
一條拒絕被馴服的，黑色動脈

自聖稜的脊梁而來，自島嶼的心臟
每一粒砂，都是神祇磨碎的骨骸
每一滴水，都誦讀過億萬年的，岩石的遺言
於是，它被誤讀為泥
被錯認為沙
無人聽見，那是一封無字的家書
在奔騰中，低吼著瓦古的鄉愁

終於，一頭墨龍掙脫了山脈的鎖鏈

以鱗為田，以爪為犁
用一種創世的暴力，溫柔地
撕開了平原最柔軟的，腹部
氾濫，是它唯一的語言
用毀滅，寫下寬恕
用死亡，餵養生命

岸邊的人們，從不向它祈禱
只是彎腰，從那黑色掌紋裡
捧起黏稠、濕潤的，應許
於是，有了陶，有了屋瓦
有了，被黑土膏腴過的每一季稻禾
在風中，搖晃成金色的浪

別說那是水，奔流不息
那是一卷攤開的，無盡的《易經》
每個漩渦，都是一枚待解的爻辭
每個浪花，都在卜問著島嶼的宿命

你站在時間的此岸，向它望去
便望見了自己，最原始的倒影
在那片豐饒的黑暗裡，奮力

睜開，第一雙眼睛

所以，向這道墨的聖體祝禱吧
向這條，以自身血肉
餵養我們的，黑色母親
致上，最深的，讚許

◎ 新詩類 - 優選三 陳利強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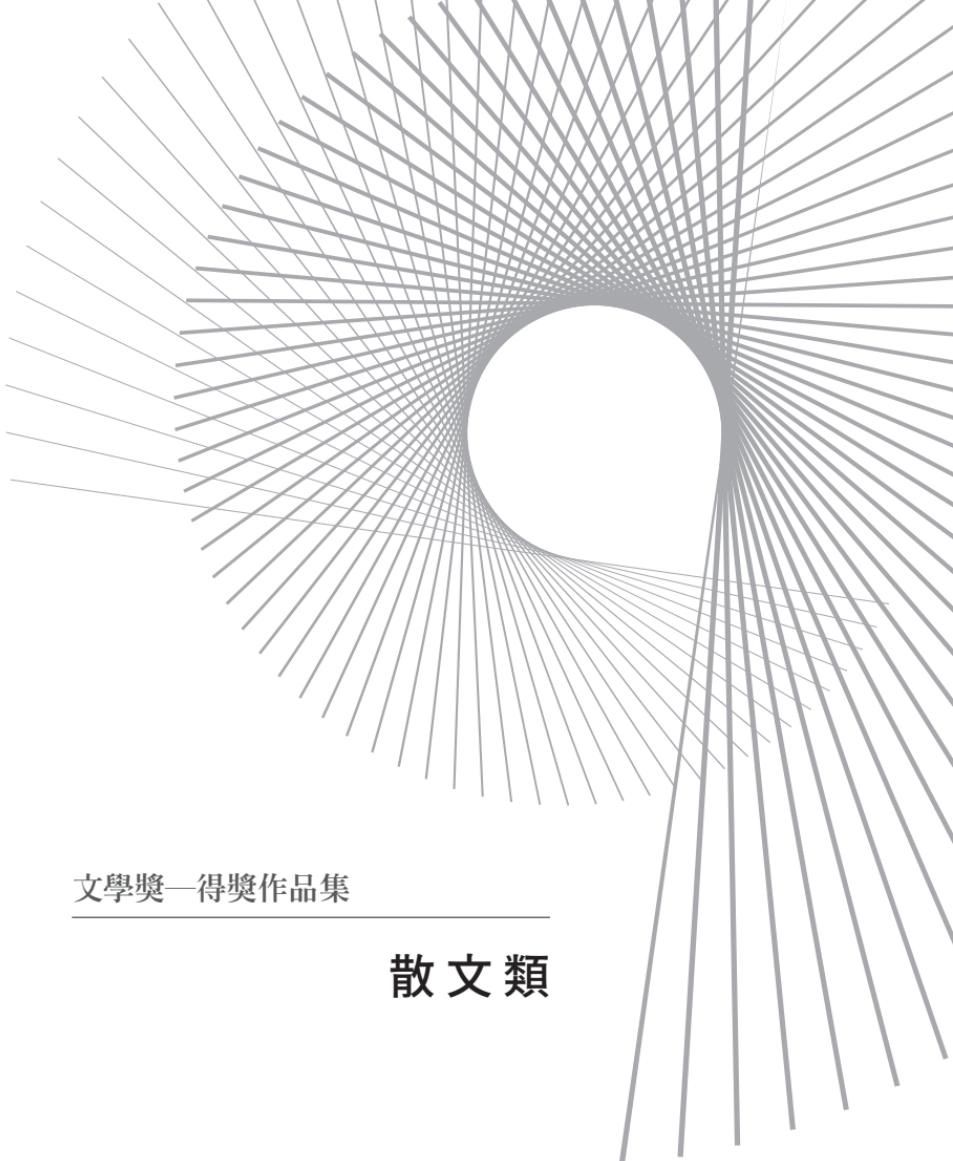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畢業，服務於國營事業十餘載，育有一個三歲的寶貝兒子。工作閒暇之餘愛好電影欣賞、佛學研討、各類閱讀及文字創作。曾榮獲磺溪文學獎、菊島文學獎、後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佛光山《書香社會•三好人生——星雲大師「全集」閱讀徵文比賽》社會組第一名等獎項。

作品簡介：

〈濁水溪 - 墨的創世紀〉作品简介 本詩旨在顛覆世人對「清澈」的單一想像，重新賦予「」二種神聖而本源的意義。詩題中”的「墨」，是貫穿全詩的核心意象 - 那混濁的溪水不再是凡俗的泥沙，而是書寫天地、創造文明的墨水。

全詩以磅礴的氣勢與雄奇的想像，為這條島嶼的母親之河，譜寫了一部壯麗的創世史詩。詩歌的視角回溯至盤古開天的混沌，將溪水比作「母親的血」、「黑色的動脈」，賦予其原始且強韌的生生命力。水溪不再僅是地理上的河流，而是掙脫山脈鎖鏈的「墨龍」 以一種「創世的暴力」，溫柔地撕開平原。其氾濫與毀滅，被詮釋為一種另類的寬恕與餵養；從那黏稠濕潤的黑色應許中，誕生了陶、屋瓦與金色的稻禾，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河流如何以自身的血肉，膏腴土地，滋養文明。

最終，詩的層次更進一步提升，將奔流不息的濁水，昇華為一卷攤開的無盡《易經》，每一個漩渦與浪花，都在卜問著島嶼的宿命。詩人引導讀者在這片「豐饒的黑暗」中望見自身最原始的倒影，並向這位以自身成就我們的「黑色母親」，致上最深的讚許。本詩是對土地根源、生命乃至文化宿命的深刻問與莊嚴祝禱。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散文類

蒜味人生

佇他鄉生活三十幾冬，逐逝踅菜市仔抑是超級市場，攏會專工去菜架仔蹣跚咧，探看這陣蒜頭價數按怎？去麵擔仔抑是餐廳食飯，桌頂若有蒜茸定著共摻落去，彼種噠人的芳味 *tsuānn* 發酵，予我毋但想起故鄉，閣想著阮爸母辛苦拍拚、兄弟姊妹嘛鬥艱苦有著的沓沓滴滴，猶有因仔時、讀冊時代強欲逐工恰蒜頭揷跋反的鹹酸苦澀，彼號特殊的滋味，參我複雜的心情絞濫做伙，予人永遠無法度共伊放袂記。

咱臺灣蒜頭名聲迴世界，故鄉雲林縣的產量占全臺灣九成以上，這搭出產的蒜頭定著上清芳閣上薌辣，家家戶戶的灶跤、路邊擔仔、餐廳規年迴天攏用會著，毋管是總舖師出的腥臊好料，抑是阿母的手路菜，攏袂用得無伊來相尙。蒜頭「蒜素」的量真懸，毋但會用得消炎、殺菌，醫學研究嘛證明有防止身軀生歹物仔恰加強免疫力的功效，莫怪有「抗癌之王」的名號。蒜瓣會當用來炒菜、做蒜種；細欖猶是蒜青仔的時提來茨芳、炒魷魚；猶有人提

來做烏蒜頭、鍊做蒜精、浸蒜頭酒。這號好物仔逐家相爭欲愛，彼氣味跟綴我五十外冬，毋管時代按怎變遷，伊猶是咧活跳，毋捌改變，佇我的頭殼恰鼻空底轉踅。

白露若到，蒜頭家已為著欲生滌後一代，冷風一下來，伊就隨發青色的芽，發芽猶會食得，檢采較無遐姦爾爾。這時，有的作稽人刁工閭一冬無種作，早就共田地整理好勢，搶時間冗早來種這款價數較懸的農作物。較內行的農民攏會專工去臺西彼箇圍仔買蒜種，人講遐的塗較焦較沙地，酸冷閣鹹篤篤的海風定咧掃，佇困苦艱難的環境大漢，薅起來的蒜頭包穩較冇身、野性、健犧。有好的種，後擺種出來的蒜頭會較嬌較大粒，逐瓣都仁仁仁，價數較好，賣較有錢。

蒜頭種落去愛隨濺草劑，共塗裡的草子毒予死，繼落來閣崁稻草，莫予蒜種寒著，生長期也著掖六遍肥料、渟營養劑、定定薅草，規個寒人攏咧舞遮的稽頭，手指頭仔、跤盤不止仔彥閣活欲添死。若有三分地，種蒜頭恰薅蒜頭的時著冗早吩咐工頭籩十二个阿桑來鬥做，定無閒甲家己無法度攢

飯菜，進前工就吩咐兩間點心擔佇頂晡恰下晡送肉圓、碗粿抑是湯麵來田園遮治枵，遮的哩哩硌硌的代誌是濟甲若山，常在無閒甲欲反過。

佇寒人無蒜頭通茨芳，人講：「食肉若無蒜，滋味無十全。」這時種落去兩個月的蒜仔就會當薅「蒜青仔」起來炒菜、炒鹹豬肉，抑是烏魚子、煙腸，足鬥搭。我恰兩個阿姊佇咧冷風 *siù siù* 叫的早起予阿母叫起床，天猶貓霧仔光，飯菜清彩扒扒咧，「雙台」鐵馬騎振動，載去趁「外路仔」。阮阿母定定貿兩人額，兩個囡仔工算一人額，阿母跤手較猛掠，常在拚足雄，有時連一滴水都無啉，閣翻頭轉來共阮鬥薅，若無，後逝田頭家就無愛情囡仔工矣；母仔有時嘛俗人相換工、相放伴，檢采後逝六月冬當無閒，家己的磚頭倩無人，較好央人。欲倚過年的時，蒜青仔閣較食市，對田裡車轉來埕斗，一捆一捆疊甲若山，大人欲趁私奇，囡仔欲趁四秀仔錢，雖罔揀蒜仔一捆才二十鎰銀，逐家嘛攏相爭號講伊欲揀幾捆；這號工課無輕可，毋但愛共根頭的塗敲搨揀，閣愛共烏皺的皮摸掉，規支蒜仔成做金滑都毋免五秒，雖罔雙手、規身軀

舞甲垃圾哩囉，毋過等提著銀角仔通買糖仔餅仔啖
祿，遐的艱苦隨袂記得矣。

濁水溪行過的所在塗肉厚闊肥，足好種作，雖然佈稻仔較定著，毋過利純稈；若種菜驚風颱、落大雨，菜金菜塗，收入袂齊勻，拄著仔規家口仔就愛儉腸凹肚過日，所擺種蒜頭這種經濟價值較懸的農作物趁較有。阮爸母骨力底，定著愛種兩冬稻仔，寒人闊欲種蒜頭抑是塗豆，原底是雙冬田，硬弓做三冬田。種蒜頭就愛半冬才有通收成，自種落了後，稽頭是夭壽濟，阮遮囡仔常在佇園裡做甲艱苦罪過，闔予日頭曝甲欲死盪幌，半中站看著規排遠遠遠的蒜頭陵，tsuánn 規氣倒咧蒜頭園嘛嘛吼，怨感大人共阮凌遲，遮的「怨恨」講會了袂盡。

蒜頭有分幾若種品種：軟骨仔嘛號做北蒜，通常佇過年前趁猶袂結頭就收成，規欖提來炒菜做料理；和美仔會當較早收成，搶咧上市會當趁較濟；烏葉仔較健欖、大粒，較有重，大多數的人較愛種這款。咱台灣佇舊曆十一月到隔冬三月，這欲半冬無本產的蒜頭通用的時，生理人會辦進口，大多數是對阿根廷、中國入來的，這號蒜頭伊的芳氣、簽

度、喙尾若欲恰咱本產的比，彼是一丈差咧九尺，毋過菜架仔頭家攏唬講彼是對莿桐、北港來的，足濟人攏毋捌，我干焦看外型、色水就知，毋通騙鬼毋捌食水。

倚清明彼時，蒜稿落軟倚黃、枯焦就會當薅，佇早期，蒜頭薅起來隨車轉來厝埕，攢特製的丈外懸雙跤鐵架排予好，閣共幾若支長長長的竹篙因起去，蒜頭一摠一摠竚起去一層一層的竹篙曝，那排那濟，那起那懸，幾若排鐵架袂輸咧埕斗起樓仔厝全款。成個月就愛共濟濟的蒜頭摠翻身，天若烏，愛緊擰竹篙共雨篷探懸來崁，按呢舞欲兩個月才通請落來剪通賣。因仔人齣頭濟，定共長條的鐵架內底當做磅空、秘密基地，毋但會當佇遐做眠夢，閣常在做伙耍覬相揣，嘛不三時咧食飽換枱，刁工予序大人揣無，才來討皮疼。後來較省事，蒜頭薅好佇田裡曝半月日，才倩一篷人來鉸，阮遮的因仔工嘛著鬥做，定定鉸甲毋是手指頭仔膨庖，就是手結趼抑是破皮，有的人閣腰骨痠疼，一下無閒起來，定無茶無水，枱飢失頓。落尾，綴著時代咧進步，欲省工閣免予清明雨觸纏，阿爸蓄一台 khǎn -sóo

機，共貯佢網仔袋的蒜頭一袋一袋圓入去機械內底，篷布崁咧，搭柴油來燃火，文文仔火勻聊仔烘一月日，紓落閣送風成十日，按呢舞弄扱，原底一百斤的蒜頭賸無七成，消水失重不止仔濟。

作稽人若拄著天災地變，總是一句「天做代！」，目屎拭拭咧，繼續拚；毋過阮老爸毋認輸，頭殼 gâu 變竅，尾冬戲謝平安了後隨落去種菜，毋過寒天時濟人種，菜價定崩盤，有當仔連本錢就提袂轉來，紓手才家己種成甲的蒜頭，閣去共朋友壘錢做本開始「做蒜頭」。彼當陣若販仔全款，佢工課閭縫，oo-tóo-bái 騎咧，各鄉鎮四界巡、勻仔探，上遠嘛捌為著欲探未來大囝婿的根底，lōng 去臺南西港仔看蒜頭兼探門風，敢若調查局的咧，足心適。伊若影著規咼蒜頭園有婿，就緊揣主人落定，尾手倩車共鉸好的蒜頭載轉來曝，曝焦了後，就愛共烏銖的皮角掉，閣提三孔的「範仔」來分級，分做大甲、小甲、乙仔，愈大粒愈好價，閣蓄研蒜頭機、篩蒜頭機、工業用的電風，處理做蒜米仔，通配去臺北、基隆菜販仔遐賣。逐年蒜頭價數無定著，產量若濟抑是大出就敗價，這時就囤貨，等價

數好才提出來賣。若有門路，代先知影連鞭欲起價矣，就隨加回一寡仔，加趁一條細條的，過年過節通好買魚買肉來補一下。

大囝的責任較重，阮大兄伊就愛那讀冊那鬥作檣，毋但定定擔擔哲重，用 li-á-khah 拖蒜頭、菜蔬去西螺大菜市賣，閣就發落東發落西，按呢無閒，毋是袂赴去讀冊，就是咧教室盹龜。高職讀煞，甘願去臺北揣頭路鬥趁錢，予厝裡的負擔較袂遐重。干焦這件代誌，就恰阮老爸冤幾若擺，因為阿爸真知大囝讀有冊，社會看懸無看低，就愛讀較濟冊較有出脫。時勢變化，大兄佇外地拍拚欲十冬，才閣轉來庄跤鬥出跤手。阮兩個姊姊毋但愛鬥款厝內，鬥飼精牲仔、豬仔，園裡的稽頭嘛袂走閃得，閣就顧阮這兩個小弟，嘛是無遐好食睏。

阮娘親自嫁予阮阿爸就無閒一世人，逐工親像干樂全款，內外邀無停，為著囝兒序細，奉待大家官，暝日操心擘腹，也因為阮老爸閣捌去北部做生理十外冬，阿母一個人擔起扞家、做田等等的重擔。有一冬，蒜頭收成曝佇大路邊，伊倚咧遐整理蒜頭，煞去予青磅白磅的全庄裡人騎車揀著，

蹣跚成個月。母仔略仔有歲的時，定定坐佇椅頭就盹龜，阮攏叫是伊做工課傷添，煞毋知講伊佇少年的時就致著肝炎，猶閣日也操暝也操，一直忍受病疼，毋知愛去看醫生、做治療，都猶袂七十歲就無去，予阮心肝頭感覺酸閼澀，足毋甘。

阮阿爸定講：「干焦欲靠作稽彼屑仔收入，這大陣囡仔會飼袂大漢」，孤鳥拚去臺北稅厝開 oo-tóo-bái 店兼賣蒜頭。佇遐拍拚走從十外年，後來為著照顧阮破病的阿媽才閤轉來厝，四界從錢來納醫藥費，閤提田契共農會借錢開米絞，無幾冬就共隔壁庄彼間會共人偷提米的米絞拚倒去，繼手閤相著「做蒜頭」這個生理路，毋才那做田那賣蒜頭，加一寡仔錢水，會當予規家伙仔較好過咧。伊嘛捌共阮講：「咱人嘛愛像蒜頭按呢毋驚寒，愈寒會愈姦閤有擋頭；閤愛像田螺含水過冬全款，佇困苦的環境愈愛認真拍拚，總有出頭天的一工」。這種毋認輸、食苦當做食補的精神，深深刻佇囡兒序細的皮骨。雲林是農業大縣，雲林人的確恰菜蔬、稻仔、塗豆、蒜頭攏略仔有牽磕，遮的離鄉背井的鄉親嘛若農作物全款，誠有韌性，佇外埠頭生滌閤活

出精采的人生；蒜頭會用得講就是我的標頭，阮兜有這號珍寶通送人足有面子，行路有風，閣會使大聲講家己是雲林「蒜頭仔圉」。

這馬欲倚九十歲閣帶身命的阿爸，佇伊手頭起起來的正身護龍門口埕，擲四跤拐仔一步一步勻勻仔徙振動，煞雄雄停跤，共我撲去身軀邊，用一屑仔氣絲仔共我講：「來，載我去臺西買蒜種，閣吩咐火犁仔落去紡田，倩某乜人叫工發落種蒜頭。」伊的話語恰眼神，予我目屎強欲津落來，心肝穎仔閣不止仔酸，無法度共應。

逐擺食著蒜頭，就若像咧講：「我轉來矣」，心肝頭嘛定咧想：煮食摻蒜頭足芳，彼薌度予逐齣菜閣加較有味，做蒜頭予阮兄弟姊妹會當讀較懸的冊，這馬會使佇社會恰人倚起，彼滋味嘛真甘甜，毋過做蒜頭拍拚的過程食袂少苦湯，作稽艱苦產生痠疼、臭汗酸恰鹹味，鬥鬥咧五味加一味做伙透濫，彼氣味到今猶牢佇皮肉，仙角都袂離。前幾工佇咧整理舊相片的時，影著一張烏白的相片，即時所有的記持若像咧放電影全款，一幕一幕浮現佇我的目瞇前，彼是規家族仔倚佇埕裡做伙翕相，埕斗

四箍輾轉攏是蒜頭，彼時陣我才六歲，現此時雄雄
閣若像鼻著彼个翩翩輾的氣味...

● 散文類 - 首獎 李楠崇

作者簡介：

李楠崇

出生、求學在雲林縣西螺鎮

現職：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輔導室主任、閩南語教師

學歷：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

證書：教育部本土語言意識培力宣講講師

得獎紀錄：

臺中市 113 學年度本土文學創作徵文比賽，散文佳作、現代詩佳作

113 年「全國語文競賽之臺灣台語朗讀文章」入選

感謝我的台語文啟蒙師父 - 黃文俊老師

作品簡介：

我是雲林農家子弟，家裡除了種稻、種菜，也在冬季種蒜頭，我父親認為種田的微薄收入無法好好栽培子女；因為他頭腦好，因而做起買賣蒜頭的小生意。種蒜頭、加工及分級的事情多如毛牛，相當辛苦；我父母及五個小孩從小跟蒜頭為伍，最能體會蒜頭本身的香味、辣味，以及種蒜頭的過程產生的酸甜苦鹹味，這味道不僅深深刻印在皮膚及腦裡，而且感受複雜、情緒難以言喻，也就是「六味雜陳」。

民以食為天，餐廳及家家戶戶常常要用到蒜頭，雲林縣蒜頭產量佔全台灣的九成，是全國最大的產地，這裡的蒜頭最辣最香，也最能代表這個農業大縣的特色農作物，是我們雲林人的驕傲。雲林大部分人的母語是臺語，但以前的臺語只有靠口耳相傳，臺語俗諺說：「話是風，字是蹤」，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所以我現在藉由最道地的臺語文字來介紹土產 - 蒜頭是最適合不過了，不僅能把故鄉的味道、寶物記錄下來，更能藉由臺語文章，將臺灣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保留下來，讓更多人接觸到臺灣的傳統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增加對臺灣文化的認同感。

田中央的拉花機

第一節：從高空摔下來的人

說實在的，人生這檔事，比我洗過的外牆還滑。

我是在十八樓外牆摔下來的，真的是從天而降那種，不是比喻，不是形容詞，是一種屁股真的會先著地的物理事實。

你問怎麼摔的？鴿子糞嗎？

對，就是那隻不知從哪棟企業總部飛出來的公館級肥鴿，一泡黃金雨正好滴在安全帽上，我一抬頭，繩索一晃，十八樓直接滑落到五樓遮雨棚。醫生說是「奇蹟存活」，媽說是「好狗命」，保險公司則說是「高風險對象，不予續保」。

總之，我被迫從高空降落人生，然後，掉進外公位在水林崙內的老厝，也是小時候最喜歡過暑假的地方，一出門就是田，一進屋就是蚊子，嘿嘿，一天三餐只剩蒸地瓜跟聽大人罵政府。

那天，騎著朋友借來的二手機車，一路從北港橋進來，風大得可以吹走志氣，路彎得比前女友的個性還彎。還記得經過那個路口時，一隻狗坐在電線桿下，看著那箱當靠背的總資產行當在後座晃啊晃，眼神很像在問：

「都市被倒會了哩？」

到家門口時，嚇了一大跳。

以為祖厝早該塌了，結果不但還在，牆角的龍鬚菜還從窗戶那三角窗花玻璃伸出，活得比我還有精神。門一打開，空氣裡混著蚊香、灰塵跟記憶的霉味。

「哇，你還活著喔？」

是春嬌，穿著印著「『鄉』就是『春』」的T-shirt，頭髮用髮夾別成三角天線，拖鞋啪啪走進來，順手把行李搶走，丟到灶腳旁的米缸上。

「來來來，拄拄仔好，剛好廚房漏水三個月了，你就當作給祖先報恩啦。」

她一邊說，一邊拿出一張紙，上面是她列出的

維修清單。

字跡歪歪斜斜，包括但不限於：「樓頂漏水、馬桶卡屎、電風扇不轉、冰箱結冰、狗窩歪斜、床頭有老鼠聲音。」

眼見那串清單，忽然覺得從十八樓摔下來好像不算什麼，畢竟現在我是從都市吊索男轉職成崙內萬用修繕郎，人生突然轉彎，還帶點台味。

也罷，也罷，既然命沒掉，就來看看這村子的地心引力，足夠把我這散了架的人，重新拼起來？

第二節：萬用阿曜，修好半個村

在崙內村，只要你多修一樣東西，就少一點自由。原本只想修自己膝蓋，結果修著修著，修到整條庄腳都對我指指點點，說：「那個誰、誰、誰家女兒好像對你有意思，她最近冰箱也壞了。」

某個清晨，對街的阿梅嬸發現她家的水塔不出水了，拿鍋鏟敲我門，敲到我夢到自己回到工地當夜班。「阿曜啊，我洗到一半的白內衣泡太久會變黃內衣啦！」

忍著膝蓋痛，爬上鐵皮頂，發現水塔的水管被一根風刮歪的甘蔗卡住。一邊拆一邊想：「這是都市不會教的工程學。」修完，才剛跳下來，一個穿吊嘎的阿伯從巷口出現，盯著我說：「少年欸……你會修喔？」

還沒點頭，他就說：「我那個瓦片最近下雨時落水聲很像鼓陣，我老婆以為土地公在催她練鼓了……」

那天下午就去幫他補瓦片。第二天，他拿一包蚵乾來。

本想：這什麼交易邏輯，修瓦片換蚵乾？但，那蚵乾鹹香得要命，讓我開始認真考慮接案。

第三天，老村長來敲門。這位村裡最有分量的男人，戴著一頂十年前選舉送的方形帽，說香爐煙排不出去，搞得他拜拜拜得像在吸電子煙。

爬上廟頂，檢查排煙管，發現被一隻鳥築巢。小心移開，修好，一下子，香果然通順了。老村長咳了兩聲後抬頭看我：「少年仔，這不是你上輩子拜來的福，是祖先踹你回來的命啦。」

這些日子以來，手上拿的是板手，心裡裝的卻是越來越重的社區感情。

每天早上都有人敲門，不是送早餐，就是送東送西，連路口賣西瓜的阿枝姨都說：「你看起來不像做工的，比較像仙童。」我只差沒回她：「我是從草嶺一路滾下來的。」

但最誇張的，是在整理外公倉庫的時候，居然在角落發現那台老掉牙的義式拉花機，外觀像一座銅製神壇，我忍不住擦了擦灰塵，對春嬌喊：

「哇哈，我要把這改成咖啡攤，泡給大家喝，怎樣？」

她那時正拿掃把打躲在雞寮後面的狗，轉頭沒看我就回一句：

「你是要泡給雞喝嗎？不怕，牠們喝下去開始拉花？」

我笑了，這幾年來第一次笑得那麼出自內心。

不為誰，只因為這地方，這些人，這些不修會壞、修了就有人關心的小事，讓我覺得自己不是被

社會丟掉，而是剛好被撿回來。

第三節：無人機，撞倒祖先

咖啡攤還沒正式開張，但人情味的鍋蓋已經掀開了。

我在倉庫裡擺了張摺疊桌，一邊拉花，一邊修咖啡機，一邊被路人問：「欸欸欸，這杯是祭拜用，還是喝心酸的？」

那天早上，太陽剛從埠頭邊升起，手沖的熱氣還沒散，一台亮銀色的無人機從天邊嗡嗡飛來。

是我在台北的朋友小藍，來村子玩順便幫我拍「農村咖啡裝置紀錄片」，想說田中央的拉花機，配上航拍，這視覺一丟出去，說不定能拿下什麼鄉村創生金點獎，順便吸引一波觀光客來喝雞啄不到的卡布奇諾。

小藍操作著平板，飛得又高又穩，村裡的小孩圍觀，還以為在拍《灌籃高手》。

春嬌靠在腳踏車上邊啃地瓜邊冷冷說：「飛這個是要拜祖先還是拜土地公？」

正想回嘴，突然，無人機一個旋轉俯衝，彷彿施展了什麼降頭術，直接撞向我家隔壁的墳頭！

「咚！」一聲，鏡頭當場斷訊，螢幕畫面一抖，最後定格在春嬪祖先的墓碑碎裂畫面上，角度剛好，就像拍 MV 那種殘酷又藝術的感覺。

全場安靜三秒。然後，

「哇哩咧！」

「撞到祖先了啦！！」

「快關掉那台機器，不然連隔壁厝的祖先也會站起來抗議！」

春嬪丟掉地瓜，一手叉腰一手指我鼻子：「你這都市郎，還是拉命喔！？」

我嘴張半天，只擠出一句：「我、我也不知道它怎麼飛偏的……可能……風大？」

「哇勒！」她直接比出母親等級的手勢，「你爸以前是咱這庄最會犁田的人，你現在是在用科技撞祖先，連跪香都沒誠意啦！」

那天下午，全村 LINE 群組瞬間炸開，從「撞

祖靈新聞快報」傳到「崙內百年詛咒解釋大全」。受不了刺激的小藍，回臺北修他的無人機去了，沒留下一句話，只把影片留給妹妹，小安。

老村長在土地公廟前搖頭抽香，一邊說：「這可能是警示啦……祖靈不高興了……」

接著一連三天，阿德養的三隻狗集體失眠整晚哀號，廟口香火忽明忽暗，賣仙草的阿美姐連續三天忘記加糖，怪事頻傳。

而我，成了全村的「高科技災星」。走到哪都有人低聲議論：「那個撞祖先的……」「咖啡那個啦……」「拉花機，可能拿來超度比較實在……」

一氣之下，只好收拾咖啡攤桌面，把拉花機搬進倉庫。

小安站在門口看著我，低聲說：「你真的要放棄嗎？」

我懶得回，拉上鐵門，坐在倉庫黑暗角落，看著那台失去電源的機器。

就在我準備認命收拾時，小安卻默默把整段

「撞墳事件」的影片下載了回去，說：

「撞祖先不對，可是，有時候，撞一下，會撞出沒人敢看的真相。」

第四節：咖啡壞了，心也濕了

颱風在氣象圖上還在盤旋，村內先開始滴滴答答，像誰家的老水龍頭關不緊。

下到第三天，整個村像泡在水桶裡的草仔粿，連廟口的香灰都潮到發黏。

每天坐在倉庫門口，看著田裡從「田」變成「池」，再從「池」升級成「咸豐草樂園」。

而那台曾經還會滋滋冒氣、拉出愛心圖樣的拉花機，現在安靜得像佛堂裡的香爐，除了沒香。

咖啡豆也撐不住了。發霉的味道像老舊襪子和壞掉日曬鹹魚的合體，用來澆花都覺得植物會抗議。

手裡拿著沒電的電板，看著那張放在「咖啡攤」上本來寫著「今日特調：老家拿鐵」的紙牌，

心裡很想再寫一行：

「本日特獻：潮濕的回憶與一點點絕望。」

當雨水一層層漫上稻田邊的水泥磚時，忽然覺得，自己就像那塊磚，以前牢牢貼著地面，現在卻被泡得發白、鬆動、搖搖欲墜。

「是不是該回台北了？」我問著沒人的倉庫。

如果再回去，也許可以接點 UberEats 單，做做那種「客人點兩包口罩我騎三公里雨中遞送」的感人劇情，然後配上一杯 7-11 的大冰拿，假裝自己還在追夢。

坐在埠邊，看著咸豐草一整片開到像要舉辦選美大會時，小安從雨中撐著一把壞掉的透明傘走過來。傘面破一角，風一吹就抖得像殘念。

「哥，你看我剪的影片可以嗎？」

她蹲下來，把筆電轉向我。

畫面開始時是我們那天的無人機畫面，然後，一段段畫面對比：

祖墳被撞、墓碑傾斜、但同時，鏡頭中清楚捕

捉到田邊一整條土壤凹陷、雜草枯黃的畫面。

配上文字：「可能是地下水管崩裂」。

然後旁白，小小聲、有點喘、有點緊張，但字
字清晰：

「我們不是要冒犯誰，只是想看看這塊地底
下，是不是也跟我一樣，有什麼話想被聽見……」

看著影片，鏡頭卻出現，一個跌倒、壞掉、發
霉，卻還不甘願結束的……拉花機。

「做這個幹嘛？」我問。

「因為……因為你說過，拍影片也是一種修
繕，只是不是修屋頂，是修理解。」

那一刻，我差點沒哭出來。

不是因為感動，而是忽然發現：當全身都發霉
的時候，居然還有人把我當肥料，種出一個希望的
作品。

轉頭望向那台壞掉的拉花機。它還擱在原地，
側身靠著破箱子，好像在問我一句：

「欸你，接下來是要爛掉，還是要想辦法再拉一次啊？」

我輕輕對它說：「好啦，再拉一次啦，反正壞命人最會的，不就是重修人生嗎？」

第五節：少女的剪輯，撞出水管奇蹟

小安剪片的那幾天，躲在阿公以前的「五分車工具間」，一間半塌的鐵皮屋，屋裡除了筆電、破風扇，還有一隻會踩鍵盤的貓。

她不會 Premiere，更不會 AE，全部用 Windows Movie Maker 剪，每插一句字幕就當機一次，修一次影片像在練電腦忍功。

她說這部片不是為了賠罪，也不是為了出名，是因為那天在畫面中看見一件沒人敢說破的事實。

祖墳旁的稻田，有一道土壤長年凹陷，雨一來就淹，乾一點又裂。她找出老照片比對，發現那區以前埋過舊式水管，是用那種「灰泥包鐵」的，三十幾年沒換。

她把無人機撞墳的畫面留著，搭配旁白：

「如果這一撞，讓我們看見地底下藏著的問題，

那祖先也許不是生氣，而是出來提醒我們：地會裂，人不能再散。」

剪完之後她投稿到「青年農村再生影像競賽」，標題下得很有她那種半文青式中二感：

《崙內地下水滲漏真相大追擊：一場祖靈撞出的反思》

她沒想到會得獎，更沒想到會得第一名。

那天下午，整個崙內村的 LINE 群組從「社區關懷群」、「水林跳蚤市場群」、「北港共乘群」到連「阿美姐香腸團購群」都在轉傳新聞截圖：

【快訊】雲林少女揭露農村地底問題，祖墳撞出農業新觀點！

春嬌當天貼文：

「阮固有出頭啦！（附貼圖：一隻鴨子拿獎盃），感謝祖先鞭策，感謝土地公提點，感謝我小時候有逼她唸書啦！！！！！」

有人問她：「這囡仔是妳女兒喔？」

她回：「不是啦，是我阿弟的女兒，不過我有督促啦，功勞有三成在我！」

隔天一早，老村長就來倉庫坐下，捧著一杯特大號的波霸奶茶，邊喝邊點頭說：

「少年仔啊，雖然你撞祖墳這件，實在是……祖先無法當場發言，但你撞出一條水路，這可能是祖靈的反向保庇啦。」

連以前嘴最酸的阿源伯也說：

「你那台拉花機啦，雖然像是在做實驗，但說真的，沒那次撞祖先，水管問題早晚也會出事。」

原來這些村人，不是不接受改變，而是要有人先撞破他們的怕。

那天下午，小安穿著像要去日本旅行的吊帶褲，坐上村長推三次才發動的休旅車，去縣政府簡報。

她經過我面前時，小聲說：「哥，你的咖啡……我有幫你寫進影片裡喔，說你煮的第一杯，比香還

香。」

我點點頭，拍拍她的肩，掉頭擦掉眼淚。

轉身跑走前，又回頭補了一句：

「你不是撞到祖墳啦，你撞到我腦袋裡的『不可能』啦。」

望著那台壞掉但還在的拉花機，忽然覺得它在對我笑。

笑我摔得夠重，也笑被這村、這地、這個小女生，修得差不多了。

第六節：咖啡香與香火交會

村裡空氣中瀰漫著兩種截然不同卻又奇妙融合的香氣，濃郁的咖啡香與剛出爐的米糕甜味。這是崙內村頭一回看到如此「跨界合作」，咖啡攤旁邊擺著春嬌的鹹甜黑糖酒粿，兩種味道一前一後，像是村子裡的傳統與新潮同時站上了舞台。

拍了拍手，她笑呵呵：「這個配你那杯泡沫水，不錯呷，吃了鹹甜，再喝口咖啡，保證精神好到不

會想睡著拜拜。」

泡沫水，是村裡年輕人給新式咖啡取的綽號，其實就是加了奶泡的手沖咖啡，聽起來很現代，但喝起來卻有種奇妙的親切感。小安站在攤前，嘴角帶著自豪的笑，感覺自己像個讓村子「復興」的魔法師。

老村長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用粗糙的大手摸摸下巴，慢慢吐出一句話：

「拉花機壞掉無妨，重要的是，你把咱崙內村這些攤開的感情……拉回來了啦。」

聲音不大，卻像那香醇咖啡一樣，溫暖又有份量。

春嬌靠近村長，笑著說：「哎呀，老村長啊，你這麼一講，春嬌我差點感動到想哭咧！」

老村長摸摸春嬌的頭，笑著說：「哭啥？這感情，是村子最珍貴的寶。」

旁邊有個小孩捧著酒粿吃得滿嘴黏黏的，忍不住大聲說：「阿嬤，這個酒粿配咖啡，怪怪的，但…

好像也滿好吃的耶！」

● 散文類 - 第二名 蔡澤民

作者簡介：

蔡澤民(本名蔡宜勳)，數學教授退休，美國《Inner Child International》大中華地區文化大使暨〈The Year of The Poet〉專欄作家，孟加拉《SAHITTO INTERNATIONAL AWARD》主席兼國際評審，馬其頓共和國國家詩刊《Современи Дијалози》國際級主編。

作品簡介：

《田中央的拉花機》是一篇結合幽默、自嘲與深情的散文，猶如一杯剛拉花完的拿鐵，表面有柔滑的奶泡，底層卻是濃烈的現實苦香。主角是一位從都市高樓外牆意外摔下來、奇蹟生還的青年，因事故被迫回到雲林水林崙內的祖厝，原本想安靜休養，卻陰錯陽差成了「萬用修繕郎」，修理水塔、補瓦片、清排煙管，慢慢被村子的溫暖與人情綁住。在村裡，修理東西變成修補人心的過程。

主角在外公倉庫找到一台老拉花機，原以為能開創一個田中央的咖啡夢，卻意外因無人機撞到祖墳而引發風波，連帶揭露了村中潛藏已久的地下水管問題。事件成了全村的笑柄，也成為讓村人開始正視問題的契機。最令人動容的是妹妹小安，她用拙劣但真誠的剪輯，把「撞墳事件」轉化成揭露土地傷痕的影片，喚起全村反思，意外贏得比賽，甚至帶來改變的契機。

作品中，每個村民、每段互動，都蘊含著一種溫柔卻帶刺的幽默，像是春嬌的碎嘴與愛管閒事，老村長的質樸睿智，都讓人會心一笑又感到鼻酸。這篇散文不只是一段鄉村復歸的故事，也是一次自我修補的修行。拉花機雖壞，卻成了連結人心的象徵；咖啡與香火並存，正如村裡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交織。它不急著告訴你答案，而是在田中央，靜靜拉出一條充滿笑淚的人生花紋。

水邊的記憶

午後的風，從魚塭那頭吹來，帶著鹽與水草的氣息。那味道，總能把我帶回成龍村——雲林口湖鄉最靠海的一隅。那裡，外婆仍守著一棟老屋。她的生命，如同這片土地，被風吹拂、被雨浸泡，被海水反覆沖刷，卻依舊挺立。

外婆曾經告訴我：「這裡啊，以前全是田。」她的聲音沙啞，卻像風吹過稻穗，仍有韻律。

老屋的牆上，至今還掛著一張泛黃的照片。木框被歲月磨得斑駁，玻璃表面有細小的裂痕，但照片裡的光亮仍清晰得刺眼。背景是一片稻田，稻穗在風裡微微傾斜，彷彿正要低聲應和拍照那一瞬的笑聲。站在中央的，是年輕的外公外婆，衣衫雖樸素，卻挺直如兩株尚未被風折的稻稈。外婆旁邊站著幼小的母親，還有帶著嬰兒肥的舅舅，手裡緊緊攥著一隻小竹蜻蜓。

我在回鄉的夜晚凝視這張照片。屋外是魚塭的波光，照片裡卻是永恆的稻浪。人像臉上的笑容，

像一座時光的堤防，把一家人的青春攔在沒有被海水淹沒的年代。

在我出生以前的那些春天，田裡綠浪翻騰，白鷺掠過田間，黃昏的天空拉出長長的雲帶。她與外公並肩，在烈日下彎腰插秧，在晨露中除草，田浪起伏，像一片金黃色的海洋。然而，1986 年的颱風把一切奪走。韋恩颱風三度肆虐，最後從中部撕裂大地。海水湧入田園，泥土變鹹，稻穀再也不生。那一夜，風聲如獸吼，雨聲如戰鼓，田野被水吞沒。從此，春天不再有稻浪，取而代之的是閃爍波光的魚塭。文蛤、白蝦、虱目魚在水裡滋長。村民被迫學會與水共生，學會在潮聲裡謀生。

外公外婆就這麼養大了母親和舅舅。母親幼時在稻田間奔跑，稍長時一起幫忙養魚，然而隨著到台中就學以後，她也隨著許多同齡人走向城市。她在都市成家立業，把我養大，卻總在過年和暑假時領著我回來，看望仍守在老屋的外婆。對她來說，這裡是根，無論漂泊到哪裡，根還在。

夏夜的魚塭邊，總有微光閃爍。那是養魚人手

中的燈火，也是蚊蟲繞著水汽起舞的倒影。我記得外公的手，粗糙、厚實，掌心永遠帶著鹽與太陽的味道。過年返鄉時，他總站在屋外迎我們，手裡拎著剛捕上的魚。他不多言，只在餐桌上以一尾煎得焦香的虱目魚表達愛意。魚皮酥脆，魚肉細嫩，那是我童年最深刻的滋味。

後來，他走了。喪禮那天，空氣悶熱得令人窒息，連風都不曾吹過。靈骨塔收留了他的骨灰，卻沒有祖墳的泥土。因為祖墳早被海水沖刷，墓碑傾斜，野草漂浮。夏天的蟬聲再響亮，也無法掩蓋那份失落。那是我第一次感到，生命和死亡，就如同潮起潮落。

每當過年時，外婆總會像左鄰右舍一樣，帶著全家人一起去村裡的安龍宮參拜，在外公過世後依然如此，只是祈求的內容多了請天上的外公護佑著我們。年節時，安龍宮前一片熱鬧，鼓聲與炮竹聲在涼爽的風裡震盪，煙霧裊裊，與低垂的雲層交織。外婆敬奉柴府元帥，她相信神明守護著村子，也守護著整個家族。她拉著我的手，把一枝香遞給我。香煙在空氣裡盤旋，像一條無形的線，把人與

神、把此岸與彼岸緊緊相連。我知道，她祈求的不只是風調雨順與魚塭豐收，更有遠方子女的平安，與我們孫兒的健康成長。

冬天，成龍村安靜下來。空氣裡有海的寒意，魚塭邊的蘆葦隨風低語。候鳥卻在這時歸來，黑面琵鷺落在濕地，展翅滑翔，白羽與灰天交錯，為這片失落的土地帶來另一種生機。那片濕地，正是祖墳被海水覆蓋後的所在。墓碑已無，只有成群的鳥群在此駐足。

如今的成龍村裡的人們，與水既為敵人，也是朋友。凌晨三點，漁民就得起身，撈文蛤、篩分大小，趕在天亮前送往市場。烈日之下，他們檢視水質、撒下飼料。日復一日，背影彎曲，臉龐曬黑。這裡的季節，不再由稻穗丈量，而是由水決定。外婆卻說：「習慣了。水來了，就跟水過日子。」她的眼睛映著魚塭的波光，那神情，彷彿映照出整個成龍村的命運。

除了水以外，近年，國際藝術節進駐了成龍村。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與村民共同創作，用蚵殼、

竹材搭建裝置藝術。暑假我回到成龍村時，總會跟著藝術家和村裡鄰居一起，把一片片蚵殼串連，掛在竹架上，反射陽光。風吹過時，發出清脆的碰撞聲，像是水面上魚群跳躍的回音。

對於村裡突然來了許多外國人，外婆一開始有點畏懼，但隨著一年又一年過去，她逐漸習慣了他們的存在，甚至在來看望我時，學會了比手畫腳和他們溝通。看著我們忙碌，笑容浮上她布滿皺紋的臉龐。她說：「原本這裡是田，後來是魚塭，現在變成藝術。這裡啊，總是有辦法生出新的東西。」提到村裡的藝術作品時，她的臉上帶著驕傲。

來自各地的人，帶著相機、帶著驚嘆，走進這條沒落的村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土地也能以另一種方式說話。失去的，不一定只會消失，它也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重生。

而我，大多數時間在台北上學和生活。那裡是另一種節奏：捷運裡擁擠的呼吸，電梯裡彼此迴避的眼神，咖啡館裡筆電與耳機交錯的孤獨。城市的夜晚閃爍著霓虹，卻缺少魚塭邊的星空；清晨醒來

看見的是混凝土，而不是候鳥。台北給了我速度、機會、舞台，卻很少給我「安靜」。

每一次回到成龍村，看外婆在廚房裡翻魚，看海邊潮水一日又一日地進退，我才真正感到一種穩定。這裡低於海平面一百四十公分，卻是我心裡最高的所在。春有風，夏有潮，秋有祈禱，冬有候鳥。城市教我追逐，村落教我停留。

我一次次回到這裡，有時和母親一起，有時獨自前來，不變地是總被外婆的飯桌迎接。她會煎一尾虱目魚，像外公當年一樣。有時，我陪她坐在門口，看鳥群歸來，看天色從橘紅漸暗到墨藍。空氣裡有鹽，有潮，也有祖孫共享的靜默。

成龍村是一個失去過的地方：失去田園，失去祖墳，失去年輕人的身影。但它同時是一個不斷重生的地方：濕地孕育了鳥群，藝術喚醒了社區，信仰凝聚了人心。在我心中，外婆正像是這片土地的化身。她經歷失去，卻仍守著愛。她的話語、她的飯桌、她的笑容，讓我明白，土地並不只是地理，更是血脈的延伸。

● 散文類 - 第三名 姚 宗 褒

作者簡介：

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羅葉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喜歡以文字記錄日常中被忽略的情感與風景，寫作對我而言，是一次次凝視自身與社會的過程，既是對過往的整理，也是對未來的探問。

作品簡介：

這篇以雲林口湖鄉成龍村為背景的散文，書寫外婆與三代家族在土地上的記憶。從照片裡的稻田，到颱風後被海水吞沒的田園，再到轉型為魚塭與濕地，土地的變化與家族的命運緊密交織。外公的勞作、外婆的守望、母親的離鄉與返鄉，勾勒出一條由失落走向重生的路徑。

文中穿插候鳥的歸來與國際藝術節的進駐，顯示土地不僅承載過往，也能生成新的故事。而台北與成龍村的對比，映照出城市的快速與孤獨，以及鄉村的靜默與穩定。

這是一封寫給土地的情書，也是一次追尋根源的旅程，提醒我們：失去的或許不再復原，但在另一種形式裡，依舊能綻放生命。

浮土

像陽光炙燒後浮起的泥土氣味，像鶯鶯振翅時一閃而逝的羽毛亮光，像在稻穀之間穿梭的夏日微風。

長輩們說起家鄉，那些語句總帶著這些記憶的紋理。字詞緩緩吐出又落下，一如過熟被風撞下的金色穀粒，又如河邊的風沙，帶著略為粗礪的觸感，那些碎裂的、猶疑的字句縫隙，時常吹著一種乾燥的香氣。

在母親的語句裡面，我看見灶火正旺，草木灰堵住手指的毛孔，我穿過一條條走不完的稻田小徑；透過父親的語句，我赤腳踩在粗糙的沙地上，被草屋墜落的雨珠滴溼頭髮，背脊靠著雨後的泥牆，那縷濕氣透過皮膚，一點點滲進心裡，潮潤潤的。

長年的交談裡，父母的幼年記憶偶爾飄落——是邊緣佈滿纖維的碎紙片與舊照片；被撿起，被拼貼，成為一個個既陌生又熟悉的斑駁場景。父母親

的記憶日漸稀薄，這些童年碎片丟失在時間的縫隙裡，母親忘了那條小路通往哪裡，父親想不起家門前轉角那棵大樹。

「家鄉早就沒有囉，那裡什麼都沒有了。」父親說。

那是我未曾見過的家鄉，我毫無依據的鄉愁。
那是父母失了根，也失了故舊的家。

我的雲林，是一張浮在空中的地圖。沒有比例尺、沒有路線。

濁水溪在冬季時退成沙洲，季風揚起了黃灰色的沙霧，牆腳和屋簷覆了一層細細的黃灰；來惠村裡有個大池塘，母親沿著池塘繞圈子，伸手拍散那些群聚成團的蝌蚪群；崙背鄉升起一道道炊煙，霧氣在甘蔗田上翻湧，父親赤腳跑過街市，聽見人們用特殊腔調的客語談天。我在腦中一次次走過這張地圖——濁水溪、二崙鄉、崙背鄉。這些地方我全未親見，卻因父母的反覆提起，不知不覺在腦中留下微弱的印痕。

這張地圖並不清晰，它由一些破碎的隻字片語構成——地名之間沒有道路相連，風景色彩濃淡不一，有的甚至只是聲音或氣味。枯水期的濁水溪，東北季風攜帶沙塵，吹過街巷，被攔截在髮間，在窗邊。我隔窗看風景，這扇窗戶覆著厚厚的黃灰，一如父母幼年彼時的濁水溪揚塵，明明有光透出，卻模糊得看不真切，只有隱約的輪廓，即使伸手去抹，也無法釐清什麼。那年初秋，我試圖將這扇窗戶，擦得亮一些，好讓我有機會窺見彼端的風景。

「要不要一起去雲林？」我問。

「別啦，家鄉早就沒有囉，那裡什麼都沒有了。」父親只是笑了笑。

我沒有再追問，只是收拾了行囊。

父親的腳步離開崙背，是在六零年代的冬天。那時候的雲林，稻穗熟得金黃，卻換不到幾枚硬幣。有人先去了台北縣三重市，有人落腳板橋市，他們寫信回來說工廠的煙囪整夜冒著白煙，手一伸就能摸到加班費。父親是被族親拉著去的——「先來先顧，後來的就有位子。」那是鏈子一節一節往

北牽的年代。當時，一節又一節，一個家庭又一個家庭，沿著北上的路線漂移。南方的根系不知不覺斷裂，北方的枝枒隨風散落各地，掉落在北部城市的街道、工廠、巷弄裡，又各自落地生根。

彼時父母親勇敢向北，此時我帶著不可名狀的鄉愁——那是我和父母共有的，一路向南。

我試圖沿著父母離開家鄉的路線反向追尋，車窗框住一塊風景，而風景不斷向後褪去，像一幀幀影格撥放——時而靜止，時而斷裂，時而細緻。綠浪翻湧，忽快、忽慢，逐漸吞噬了高樓；白鷺振翅，時起、時落，牠獨佔了稻田的領空。

車子鑽進高架橋的腹影，明豔的稻田仍殘留在視覺裡，我同時在車窗倒影裡看見自己——面孔與稻田疊影，像一次失焦的曝光。

公路上方，綠色路牌赫然刻著那些陳舊的詞彙——斗南、虎尾、崙背——端莊如史書，長年困在父母的語句裡。

車子駛入崙背鄉，我在市區一角停下，選了一

間已有六十年歷史的老店，算算父親幼時理應見過。我興奮地拍照傳給父親，他卻說從未見過這家店。他說起那個艱苦的彼時——「我們沾著一點糖，配著水多米少的湯水，哪有錢去吃肉圓。」

他說得雲淡風輕，像在講一段跟自己無關的故事。那樣艱苦的年頭，村裡的人，一個接一個往外走。族親先到台北，又以一封信帶走更多族親。有人去成衣工廠當女工，有人去碼頭背麻袋。外頭的日子比家鄉好過，下一個人，也就走了。水圳裡的蛙聲更響了，村子卻一年年零落了。

我在豔陽下徒步，滾燙的日頭讓後頸微微發疼。父親報給我的舊宅地址，他口中的破舊屋舍，如今是整片綠色稻田，空氣裡只有稻浪低語的微響。我找到崙背國小，想走走那條父親赤腳跑過的泥巴路。校門對面正在施工，噪音刺穿安靜的午後，一排透天厝正在成形。柏油路鋪得平整，我來回步行，無論走過多少趟，我的鞋子依然乾淨。

「以前崙背國小對面有什麼？」我看著蓋得很好看的透天厝，打電話問父親。

「什麼都沒有啊。」父親說。

太燠熱了，這個令人暈眩的盛夏。皮膚黏膩，像被一層無形的灰堵住毛孔。濕氣漬著每一寸空氣，我明明能呼吸，卻覺得胸口一寸寸收緊。

——蟬聲驟然靜止。

田間的沉默懸著，像一口氣卡在胸腔裡，不上不下。

我逃回車裡，把冷氣開到最強，打開導航，朝母親的來惠村前進，試圖讓那張懸浮的雲林地圖，由土地穩穩承接。天光一瞬一瞬暗下，驚雷劈過，雨倏然砸下，頃刻間，便淹沒了視野。巨大的雲堡壓在頭上，田野陷入一片灰階。大雨裡，來惠村裡空無一人，我沒有看到母親說的蝌蚪池塘。雨刷拼命劃開眼前的水幕，卻只在玻璃上留下一條條短暫的縫隙。我試圖窺視，只隱約看見電線桿和隨風翻騰的白色塑膠袋。

母親的來惠村在雨裡隱形了，像一張被水浸透的舊照片。我忽然明白，母親的來惠村，那是我永

遠無法抵達的地方。

我用力盯著窗外，仍然覺得什麼都看不清楚。

「不用回去了，那裡什麼都沒有了。」一直到往後的許多年，父母提起雲林，總是輕描淡寫地這樣說著。

我借來的，對雲林的鄉愁，困在那場雷雨裡，被雨聲填滿，一直都潮濕著。我後來才明白，只要沒有親眼見證消逝，彼時那樣的家鄉，就還會在記憶裡鮮活著。只要執拗地相信，那些人和風景仍在——那麼，在那個看不見的遠方，想必仍是那樣的舊時風景吧。

直到多年後，父母才再次踏進雲林——這一次，他們迫不及待。

筵席還沒開全，桌面卻已凌亂。炸湯圓和喜糖滾到桌緣，酒杯一傾，便浸濕了桌巾。酒席嘈雜，孩子在桌底追逐，長輩的酒杯高舉，整個場面亂成一鍋沸湯，氣泡翻滾，聲響不絕。父母親含著眼淚，也含著笑意，把姊姊交到姊夫手裡。那一刻，

像番薯落土必然枝葉代傳，像土豆花謝後，反倒在泥裡生生不息。這片土地，忽然以另一種無可迴避的方式，把父母拉了回來。

白色的煙霧蒸騰，空氣裡漂浮著帶著煙燻感的焦甜味，彷彿整座小鎮都被糖汁滲透——市場的喧鬧、學校的笑聲，甚至工廠呼出的蒸氣，都隱隱沾染甜意。雖是冬季，但天氣晴好，在鐵橋邊慢行，父母親小心輪流抱著軟甜的嬰孩，一面絮絮地說著種種照料細節，姊姊懶懶地虛應幾句。

五分車駝著甘蔗，軋軋作響，慢腔慢調地爬進糖廠。

「我們小時候去甘蔗田玩，那個甘蔗葉都會割人，」父親若有所思地看著五分車，突然這麼交代姊姊：「你以後要提醒小朋友，不可以隨便跑進甘蔗田。」

姊姊敷衍了幾句，把話題轉向之前帶回台北那袋猶沾著泥土的新鮮甘蔗，並提議可以去糖廠冰品部逛逛，吃一杯麥苗冰沙冰淇淋。

南方冬陽溫潤，暖意一層一層滲入衣衫與皮膚。風是這麼的輕盈。雲林是雷雨池塘，是覆灰的窗，是甘蔗田，也是苦甜蔗渣。曾經斷裂的時光，在這一刻，彼此照見疊合，浮空的地圖有了座標，雨後的窗景慢慢顯影。往後，每當長輩提起雲林，那些語句之間無不浸潤甜蜜，像冬陽烘烤後的蒜頭香氣、像嚼盡蔗渣後的餘甘、像新秧破土的清新氣息。

根，總歸會深深紮進土裡。

○ 散文類 - 優選一 李山尹

作者簡介：

李山尹，1990 年生，新北人。現從事醫療業。

作品簡介：

《浮土》以父母的敘事為線索，追索家鄉雲林的記憶與遷徙經驗。作品嘗試重構長輩口述中斷裂、模糊的風景，並將個人記憶、家族經驗與土地景象，組合成一幅層疊的「記憶地圖」。作者試圖呈現時代遷徙下南方根系的浮動與斷裂，也反映個體面對「失落的家鄉」時的追尋與困惑。

「浮土」是荒涼與遺失，也是一種未竟的召喚。即便家鄉消逝，語言與記憶的碎片仍不會消失，它們像根一般延展於土地。作品試圖在個人與集體、記憶與現實之間搭起橋樑，使消散的風景與鄉愁，在文字中獲得新的承載。

朋友

人的一生會拄著誠濟人。有的人對你好，有的人對你檇。有的人會共你鬥相共，有的人會共你害。有的人是變做你的貴人，有人就是恰你對tshiâng。講實在的，欲交著好朋友是真無簡單。而且網路時代予人恰人的接觸變少，同時謠仙仔是愈來愈猖狂，造成人的互相信任受著誠大的損蕩，對生份人攏是先閃甲離離。本成交朋友就真無簡單，人的接觸閤愈少，汰有機會交著好朋友咧？猶毋過，人是社會性動物，需要朋友的相勻、相健，來互相鼓勵、互相學習。咱若是用心交陪、對人好、誠心對人，若閤有天公伯仔的看顧，就有機會交著好朋友。

我是佇國校五、六年的時，準備考初中讀著一本叫做「自修」的課外讀本，才認捌著雲林這個所在。後來高中出業到台北讀冊，熟似一位虎尾來的同學，閤變做一生的朋友。佇人生的後期嘛交著幾個朋友，想袂到閤攏是雲林出身的。人生會有啥物款的機遇是無人料想會著的。

人生後半段的 1990 年代，家己創業從事台日貿易，主要是共台灣的優秀產品賣去日本。日本 K 社是提供「警備人員的服裝備品」的專業公司，佇同行是炁頭的公司。彼時因為日票的升值，日本企業攏來台灣揣代替品。K 社透過介紹，希望我來鬥揣台灣的優秀產品。需要的產品是腰帶、五金、皮製品等等，攏是照客戶的規格來做的特製品，品項嘛濟。需要有相當的技術能力恰會當柔軟配合的工場。

我是家己那揣，那請人介紹。對台灣頭揣到台灣尾，一間仔一間拜訪了解。有的是專門做代工，有的是只做孤項產品，有的是技術無夠，幾若禮拜的走從嘛是揣無上範的。有一工，看著彰化有一間公司名是掛「腰帶五金」的 T 公司，公司名掛的應該就是伊的專門才著。隨敲電話問，接電話的女性誠客氣講：「阮工場是細細仔，恁需要的產品就是阮的專門，阮嘛做四十偌年矣，若無棄嫌阮是真樂意來試看覓。」就約時間拜訪。來到工場一看，就是設佇住宅區、典型的台灣傳統小工場。猶毋過，機械設備齊全，作業人員逐個是工課做甲誠無閒，

閣攏是元氣十足，看起來工課有飽。恰頭家黃董的詳細交談，了解公司狀況恰過去的實績等等。初步的感覺是技術、經驗攏有夠，會當來試看覓。就是感覺工場有較細，咧煩惱日本人客毋知會放心袂？後來，黃董的是細細聲仔共我講：伊已經買一塊 2000 僥坪的土地，拄咧準備搬過去。聽著按呢，心肝就較定著，日本人客應該較會接受矣。

共 T 公司紹介予人客，就開始報價試做。頭批幾個品項，無論試作品的品質價數，人客攏真滿意就開始量產。按呢一項一項提來報價、試作，人客接受就開始量產。兩三年的時間，人客共 T 公司會做的產品攏總提來試，到落尾品項是增加欲到兩百項。一年是分四批出貨，一批有一粒 20 英尺貨櫃的量。到今欲到 20 年嘛是繼續咧出貨。

咱台灣人認為日本的製品做了較好、較勇、較有擋頭，用產業界的術語講就是「品質好，品質穩定」。日本工場佇產品的製造是照「規格」做、實實在在照起工做，袂清清彩彩甚至偷工減料。長年的累積，就建立日本產品的品質是「較好、較勇，較有擋頭」的印象。日本企業對長期的辛苦所建立

的形象佮信用，一直繼續拍拚維持，一點仔就無放鬆。論真講，做人是佮做產品全款，攏著實實在在照起工，袂當假仙假觸啊！

毋過，日本產品的製造對台灣的製造廠就是真大的挑戰。台灣人「清清彩彩，按呢就好」的性質會佇產品的製造顯現。T公司黃董的就無全款，袂先講大話、一切攏無問題。一定是先共人客的樣品詳細研究，閣斟酌了解人客的要求。認為有法度做，伊會說明按算欲按怎做，會挂著啥物問題、欲按怎克服。若是過去捌做過類似的產品，就提樣品出來說明。這正是內行人的手路，行仔內的做法。製造的時，運用模具治具，設定作業標準（SOP）。按呢毋但是作業人員好做閣較袂有個人差。

就按呢工課上較捷接觸，知影黃董的減我歲是全沿的人。伊是高工機工科出身的，學校出業就對故鄉雲林東勢厝來到彰化。彰化是製造五金製品的大岫，佇工場學習幾年了後就創業設工場。初期無本錢就細細仔做，先 kāng 做代工。發揮伊機工的專業，肯下工夫，肯學習、肯研究、挑戰，沓沓仔就佇同業建立伊「技術本位」的形象。別人

做袂會出來的五金製品攏提來予伊試，製造需要的機器、器具佢市面上若是買無，就家己開發製造。按呢長年的累積，伊的技術能力就無人綴會著矣。黃董的定定講：做技術的工課就感覺真快樂，就按呢一做就四十外年。無論是提啥物件來，攏會想辦法克服，腰帶五金產品，應該是無伊做袂出來的。同業共伊叫做「萬能的黃董」。

1990 年代，全台灣攏咧啲「去中國生產」。台灣的產品主要是外銷，製造成本確實是一直咧提懸，價數佢世界伶人是愈來愈無拚。「中國生產」的成本低真挺人，大大細細的工場，無論是有夠格、無到格的攏徙徙去。當然嘛有同業來招黃董的做伙去，互相 kīng 嘛較有力。當時攏認為中國，話語會通，去中國設廠就親像是到別縣市按呢！這實在是差大碼矣！彼是一個無全款的社會、無全款的政府體制，話語嘛干焦是原頭全款，意思伶用法的精差已經是比台灣海峽閣較闊，實在是比外國閣較外國的所在。去外國設廠閣會當繼續運作是超困難的代誌，等於是重新建立一个事業。外國設廠是需要「三本」齊到，就是「本錢，本領，本尊」

三項一定著齊全。黃董認為家己公司的規模傷細，「三本」無齊全兩爿管顧袂到，最後是決定無愛去。其實伊的心內是想講：成本懸就看欲按怎來降低，技術無夠就來提升，來向附加價值較懸的產品來挑戰。這正正是技術者「技術本位」的想法。

就按呢，伊本成的機工專業恰長期累積的工夫，繼續研究提升技術。閣經過長年製造日本產品的操練，經過幾若十年，T公司黃董的猶原是活甲好好，生理嘛擴展到日本，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南非等等的國家。相對的，彼時徙到中國的同業，初期幾年確實是享受著各種優惠恰低成本的甜湯。猶毋過，中國人毋是食菜的，無幾年就共你的技術學起來，閣開一間做全款的產品恰你相拚。真濟台灣的中小企業就按呢是無死嘛重傷，撤退轉來的閣因為幾年來技術無提升，恰人已經無拚，誠濟的公司就消失無去矣。T公司猶是活甲誠好，閣做著歹扭搨的日本產品，同業是呵咾閣欣羨。

我恰黃董的，全沿的人講話較投機。工課的接接，做伙去日本拜訪人客，往來愈捷互相就愈了解，變做無所不談的朋友。伊是雲林東勢厝出身，

散鄉的東勢厝，無靠山無倚海，無柴剉無魚掠。老爸自早就共某囡放佇故鄉，孤孤一个到高雄討趁。考驗毋但是按呢，伊 3 歲的時，老爸煞來過身，放伊阿母含 4 个細囡，只靠干焦會當種番薯的幾分園仔。伊阿母就四界做工，兩個阿姊攏是國校仔出業就到紗廠做女工鬥趁錢。到今就已經過了幾若十年，伊講若想著彼時受人躡躡，予人看無目地，彼款的痛楚無助，目屎就輾落來。毋過，伊就是毋認輸，下決心一定欲予人袂看輕。欲比人較拍拚，同時存好心，袂害人。這個世間雖然毋是誠好，毋過認真拍拚的人天公伯仔攏會看著，予伊受著濟濟好心人的幫贊。伊自細漢就對做物件變工藝誠有趣味，決心讀工科學技術，人講「工夫在手，欲食自有」，去讀虎尾農工機工科。會當讀虎尾農工，確實是天公伯仔有看顧。本成「虎農」是農業學校，誠拄好佇伊考高中彼年增設機工恰電工兩科，若無，欲讀工科著愛就去外地躡學寮，這是伊的家庭環境做袂到的。伊是逐工對東勢厝騎一點鐘久的鐵馬到虎尾通學，一心只是欲好好仔學技術，期待將來趁錢來予阿母過好日子，共阿母彼段痛苦的日子

補轉來。後來天公伯仔閣有幫贊，做兵是抽著只要做 40 工的國民兵。一創業就共阿母對故鄉炁來身邊奉待，一直到阿母百歲年老。伊阿母恰阮 Āu (阿母) 是全沿的，生活的酸甜苦澀攏全款。見擺去看著伊阿母，我攏有一種親像家己阿母的感覺。

伊講伊一生攏是拄著好人，做生理嘛全款。伊毋捌 kāng 催貨款，人客攏是照約束，時間到就共錢匯入來。嘛毋捌峯倒數，這應該就是「好心有好報」所致的。講著做生理峯倒數，做生理是免不了的。生理界有一句話「講做生理無峯倒數，毋是拄做生理的，就是毋捌做過生理的人。」倒數是所有的生理人攏著面對的。天下間並毋是攏總好人，做生理就需要防人倒數。這個世間攏是「仙拚仙」，歹人惡人的歹招數全款是逐工咧進化，實在講是防袂了。看起來黃董的彼種「存好心，袂害人。實實在在，袂猶貪」的方法才是上好的做法。

會知影雲林這個所在是讀國校仔五六年的時。1960 年代的義務教育是六年，讀初中著考試。我有福氣參加升學班，讀一本「自修」的課外讀本，是共台灣各初中的入學考試題目——這馬叫做「公

媽題」（考古題）——敍做一本冊來予學生做練習。題目後壁有寫「虎中」、「虎女」、「虎農」，就是虎尾中學、虎尾女中、虎尾農校的入學考出過的題目，才知影虎尾是雲林縣的大城市。後來高中出業到台北讀冊，恰一位全姓的同學躡全宿舍，伊就是虎中畢業的，後來恰伊是成做一生的朋友。伊誠出色，學校畢業留落來做助教，後來闔到美國進修讀博士，一生是為台灣培養無數的工業人材。

我佇人生的後期，交著幾個朋友嘛攏是雲林出身的。我嘛毋知是按怎？應該是雲林這塊土地恰樸實的民風所晟養的人恰我會合。序大人較早就捌講過：「人做啥代誌，攏是早就注好好的」。會當交著雲林出身的好朋友，就是因為佇國校讀「自修」的時就恰雲林結緣矣。

● 散文類 - 優選二 林 東 榮

作者簡介：

男性，1950 年生。原生的台語人，台語真會講、誠 gâu 講、講一世人。學校讀冊，無教台語文的「讀、寫」，就是台語文的「青盲牛」。67 歲退休開始學台語文的「讀、寫」，就是想欲共阿爸阿母的話括轉來。同時，面冊、blog、文章是攏總改用「台語文」寫，就無欲閑用「華語」寫矣。

2022 年熱天開始投入日文經典小說的台譯。頭起先是專注佇日本本文豪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的台譯。同時接受委託：台灣前輩作家楊達先生日文版作品「鵝姊仔出嫁」「水牛」等的台譯。後來參與小泉八雲日本怪談文學日文版的台譯。

做台譯是欲予有名的日文經典文學嘛有嬌氣的台文版，留予咱的後代。

同時，為著欲予譯文閑較嬌氣，開始寫文練筆尾，主要是寫人生的經驗倆感覺。刊載佇自由時報的「自由副刊」，「臺江臺語文學」等。

譯作：

1. 台語版《羅生門：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選工》（木馬，2024.6）。
2. 《楊達經典台文有聲讀本 春光闌袂離》（共譯）（前衛，2024.9）。

作品簡介：

描寫朋友懶交，交著好朋友愈難，「人是社會性動物，需要朋友的相向、相鍵，來互相鼓勵、互相學習。」描寫交著一位雲林東勢厝出身的企業家，人講「工夫在手，欲食自有」對有到無的拍拚跤跡。肯下工夫，肯學習、肯研究、挑戰，建立一間無人有的企業，典型台灣中小企業主的奮鬥過程。

第二十一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新詩 / 散文

發行單位 |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發行人 | 張麗善

總編輯 | 陳璧君

副總編輯 | 陳世訓、侯博震、陳文祥

執行編輯 | 高淑怡

封面設計 | 楊忻宜

出版機關 | 雲林縣政府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310 號

電話 | 05-5523196(圖書資訊科)

設計印刷 | 天祥行 · 元祥印刷廠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129 號

出版日期 | 114 年 11 月

電話 | 05-5332365 / 5345163

定 價 | 250 元

G P N | 1011401395

I S B N | 978-626-7652-32-9(平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 第二十一屆：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新詩 / 散文 / 陳璧君總編輯 .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民 114.11
面 ; 公分

ISBN 978-626-7652-32-9 (平裝)

863.3

114016451